

前朝夢憶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史景遷

溫洽溢◎譯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明亡後，年過五十的張岱還歸龍山，以遺民自居，「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找茶、配泉、玩燈、放燈、習琴、鬥雞、吟詩、吃蟹、賞雪、狩獵、養戲班……，懷昔緬神生活的點滴追憶，召喚的終究是國破家亡的蒼涼與悲憤，以及知識份子歷史巨變下，以書寫對抗遺忘的自覺。

歷史與現場 (183)

前朝夢憶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治溢

副主編——莊瑞琳

編輯——潘乃慧、陳怡文

美術設計——張瑜卿

執行企畫——曾秉常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林馨琴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03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02) 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 (02) 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 2304-6858

郵撥——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九年二月六日

初版二刷——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

定價——二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著；溫治溢譯。

--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09.02

面；公分。-- (歷史與現場；183)

參考書目：面

譯自：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ISBN 978-957-13-4988-6 (平裝)

1. (明) 張岱 2. 傳記 3. 中國

782.869

98000689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Copyright © 2007, Jonathan D. Spence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 2009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s with The Wylie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4988-6

Printed in Taiwan

前朝 夢憶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史景遷

溫治溢◎譯

〔目錄〕

張岱家族族譜 004

張岱時代的中國地圖 006

繁體中文版序 009

序言 011

第一章 人生之樂樂無窮 023

第二章 科舉功名一場空 055

第三章 書香門第說從頭 079

第四章 浪跡天涯絕塵寰 105

第五章 亂世熱血獨愴然 127

第六章 王朝傾頹亂象生 153

第七章 散盡家產留忠心 169

第八章 繁華靡麗皆成空 195

第九章 寄諸石匱傳後世 219

參考書目（自此頁左翻） 259

張岱家族族譜

—— = 婚配

季叔（七叔）

燁芳

（?1585-1615）

千里馬

九叔

九山

（?1642卒）

戶科官員

十叔

煜芳

（?1644卒）

妾人

張岱堂弟

燕客

（?1646卒）

窮極秦始皇

培

（1607-1663）

盲醫

高祖
天復 ——— 劉氏
(1513-?1575) (1582卒)

曾祖
文恭 ——— 王氏
(1538-1588) (1591卒)
老狀元

祖父 族祖
汝霖 ——— 朱氏 汝方 汝森
(?1558-1625) (1611卒) 楚府報生文書 (?1565-?1632)
韻山 好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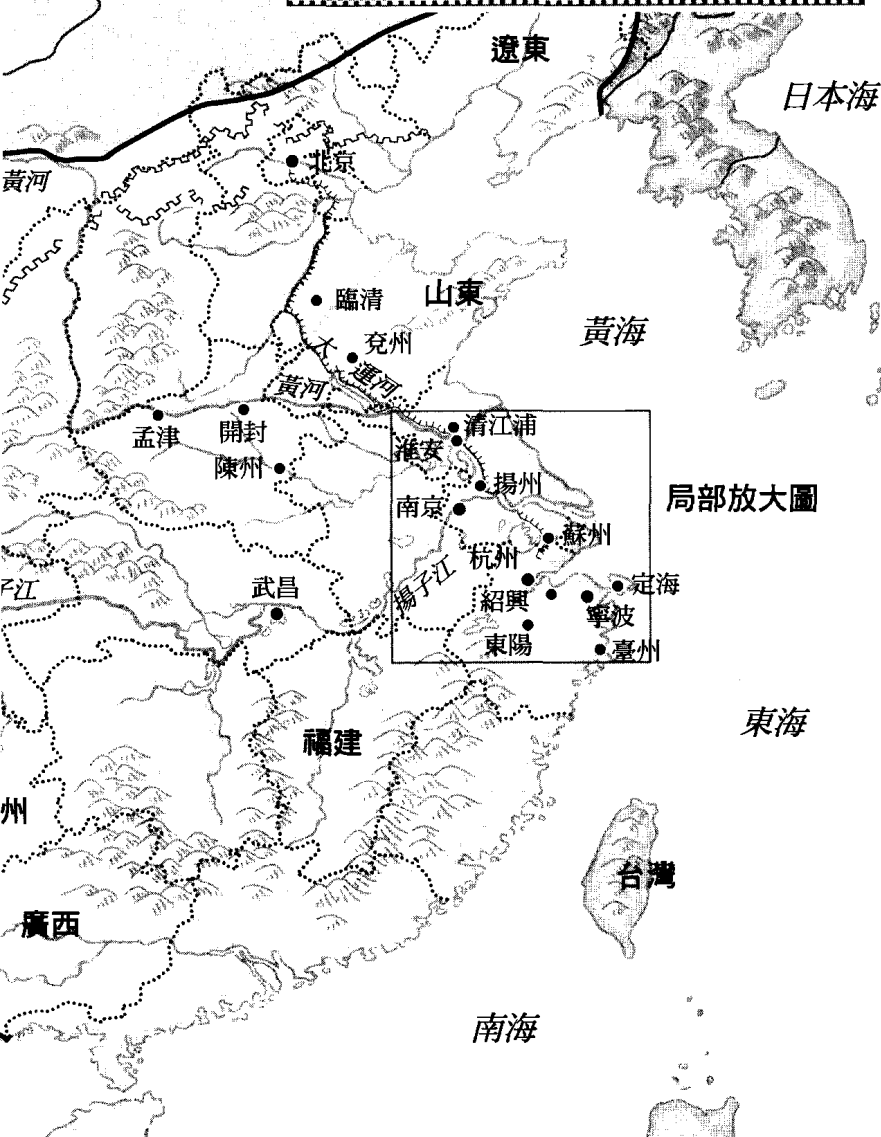
父 仲叔(二叔) 三叔
耀芳 ——— 陶氏 聯芳 炳芳
(?1574-1633) (?1575-1619) (?1575-1644) (?1578-1640)
收藏家 張喜雀

弟 弟
張岱 ——— 劉氏 平子 山民
(1597-?1680) (1625卒) (?1605-1673)
(納二妾) 早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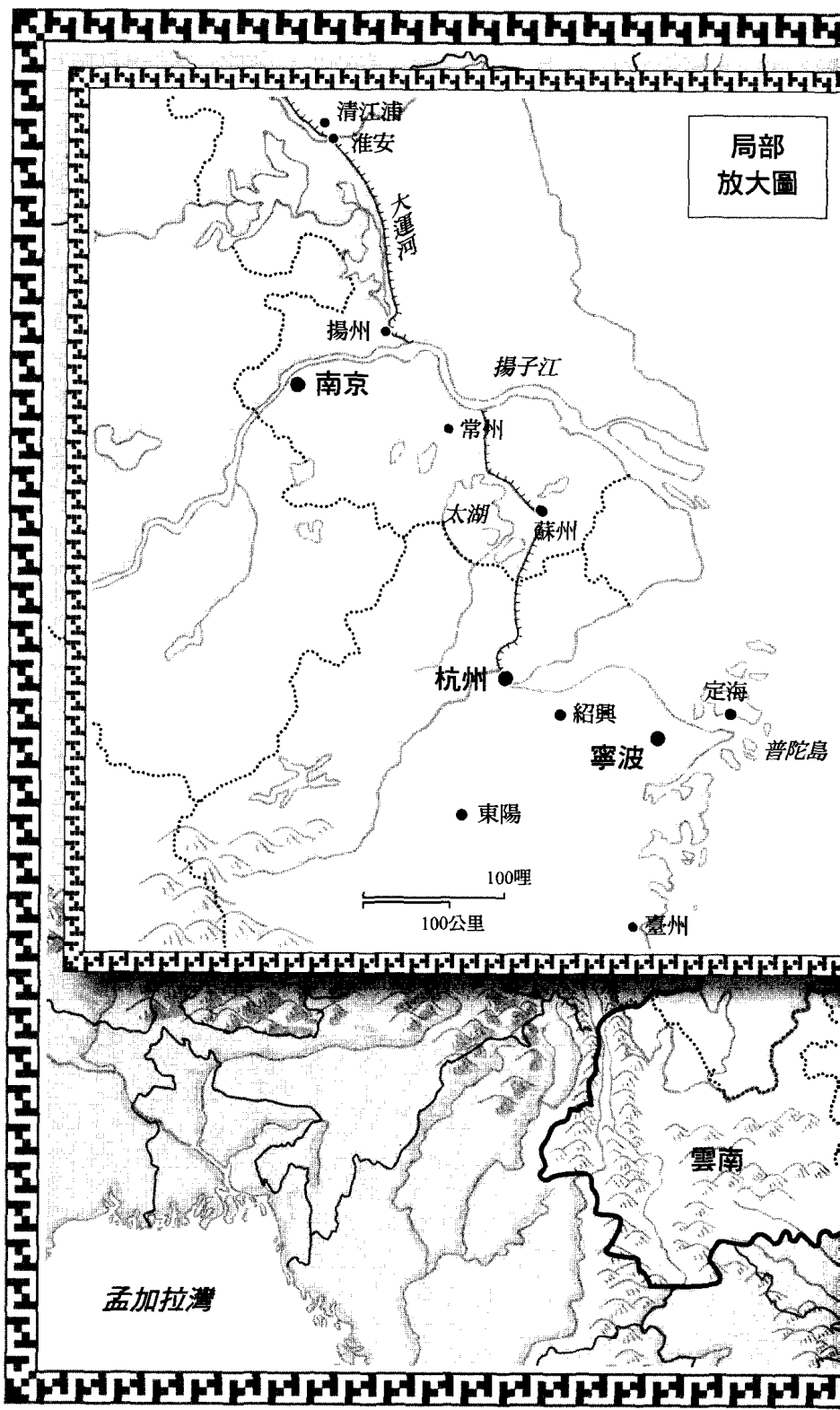
? 六子? 十女

張岱時代的中國

- 晚明中國國界
- 今日中國國界
- 今日中國省界



局部
放大圖



孟加拉灣

雲南

繁體中文版序

話

說五十年前在耶魯大學研究所，我開始師從芮瑪麗（Mary Wright）讀了點中國

史，很快就對滿清在十七世紀中葉入主中國感到著迷。博士論文選擇研究曹家（曹雪芹家族）與康熙皇帝，是因為我特別發現到，曹寅跟康熙的關係很親，而康熙身為皇帝對政事與日常生活寫下的文字紀錄竟是出人意料地直白寫實，所以曹寅成為我第一本書的主角。後來，我用更多的著作研究康熙與其子雍正，以兩位皇帝的奏摺為史料，試圖釐清他們眼中的統治為何物。整體而言，這兩人無疑皆為意志剛強的明君，雖然有時對漢人百姓恐威脅其帝位不免偏執，但對我來說，一六六一至一七三五年兩人在位期間，是中國漫長歷史難得一見的盛世。

我因而慢慢對清之前的明朝感興趣，試著研究明亡的原因，也愈來愈想瞭解明朝仕紳階層失落的是什麼，因為如不是十分珍貴，他們也不會寧可自殺（甚至是全家人尋死），而不願受清朝統治；同時原來的社會一定非常富足，讓他們的生活太值得去玩味。或許這也間接證明了晚明是中國史上文化最繁華的時期。爲了思考朝代之更迭，我需要新的著力點，但遍尋不得。直到接觸到張岱的《陶庵夢憶》，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幫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學。當然，張岱的知識之淵博與文化涵養實非我所能及，然而試圖理解他卻是愉快的經驗，即便並不輕鬆。當我在全書告罄之際跟他道別，我感覺到，因為有他，這本新近的書又把我拉回多年前最初的志趣。

序言

PROLOGUE

張

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

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號是張岱唯一知道的時間度量——直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隨著明朝覆亡，一切皆歸灰飛煙滅。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肯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以另納個三妻四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便次人

一等。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

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並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衝突。孩童夭觸、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早已久負盛名，且水準之高，獨步全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濬、築堤和排水。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曆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並沒有根本性的

變革。

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就不是如此停滯不前。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文化活動。¹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得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有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²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數據，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紀錄顯示，明朝肇建時（一三六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³這

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減輕部分負擔。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這些包括有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當然也不乏有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

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繁榮，但還稱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十六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有鑑於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濬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許多在家鄉屬經營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厭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張家可能也遵循

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⁴

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回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在經濟和生活型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的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因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整個萬曆年間至一六二〇年（萬曆四十八年）為止，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爲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因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